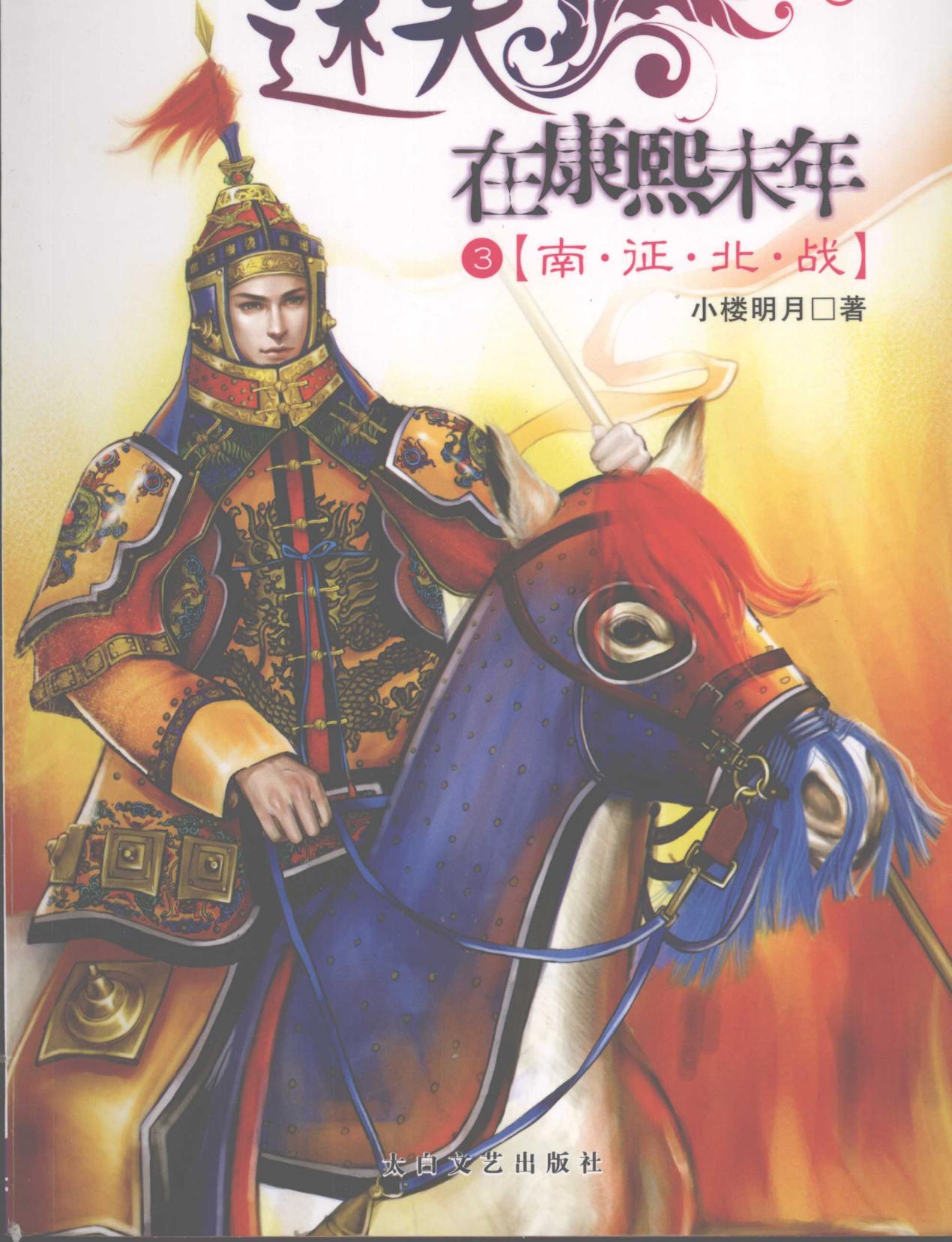


迷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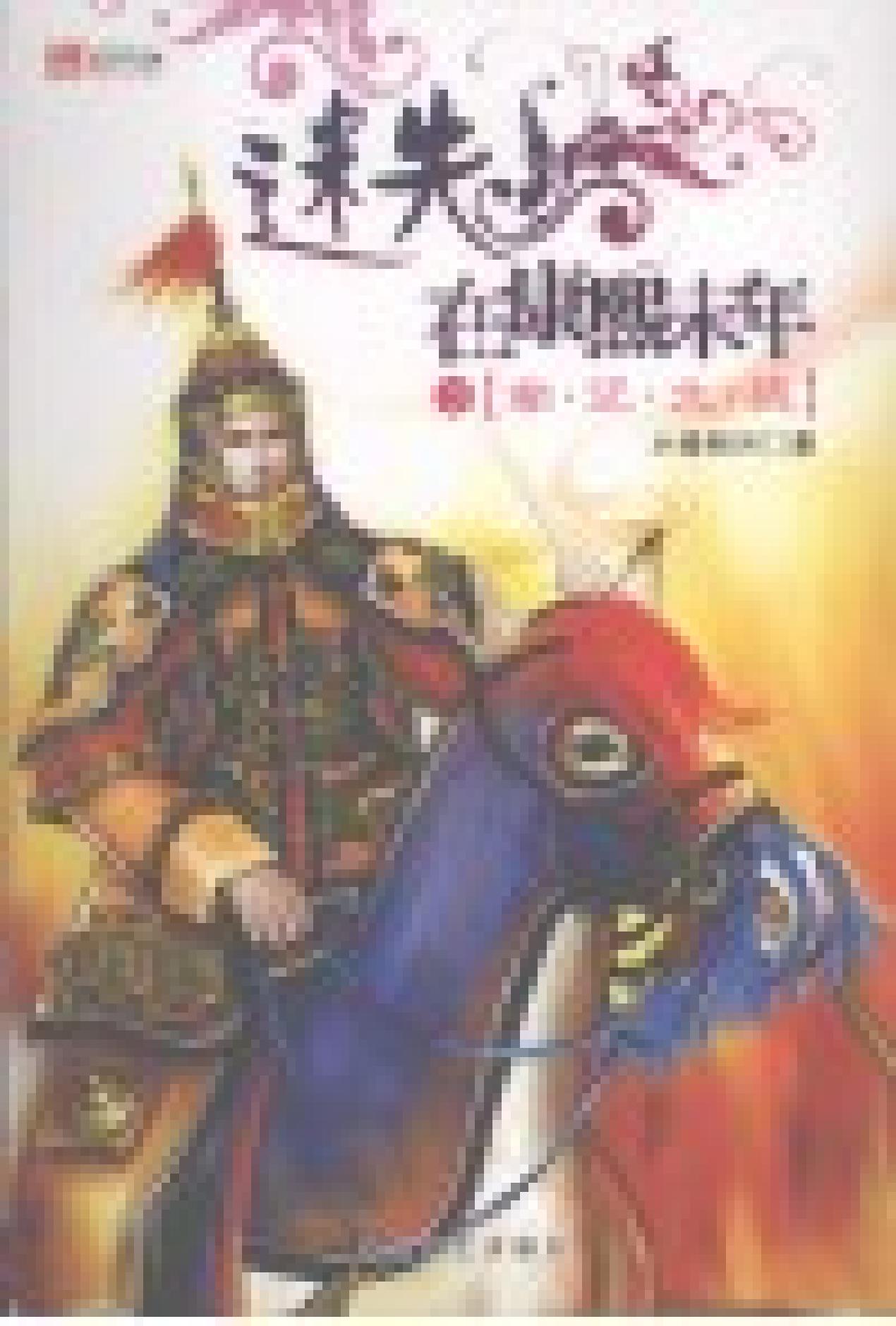
在康熙末年

③【南·征·北·战】

小楼明月□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迷
世
間
萬
物
皆
有
生
死
之
理

——《莊子》

——《莊子》

雨露明月(著) 目錄與書評

平生第一愛好，書目即數小人也。平生樂與書友共

讀書，其樂無窮。2008年

ISBN 978-7-80080-259-4

中華書局影印 一函二冊

迷失 在康熙末年

小樓明月 著

③ [南·征·北·戰]

平生樂與書友共

喜 且博學小

并讀書選文自大

是VMI讀大學愛西

荷奇美田半隱山居市寧鄉 蘭馨山莊

0531-82008011 本0531-82017781

誠信書店 80080

誠信書店 80080

ISBN 978-7-80080-259-4

(四函全) 2500 元/套

宋承平編 許曉峰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失在康熙末年. 3 / 小楼明月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680-575-6

I. 迷…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92842号

出版人: 李丽玮

策划人: 柳雁阳 姚鸿文

责任编辑: 姚鸿文

装帧设计: 悅读时代 · 王涛

整合推广: 幻界STORY 悅读时代

迷失在康熙末年

小楼明月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17印张 40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80-575-6

定价: 72.00元 (全3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011	魏衣唐巾	第十四集
131	东躲西藏天风南	第十四集
151	令郎即令长	第二十四集
161	水井父子争合	第二十九集
021	四公变脸阴谋不	第四十四集
061	君长召见威震不出	第五十四集
801	妻王圆梦调教子	第五十四集
861	卖猪杀猪的王老三	第五十四集
881	书生进京带脚镣	第五十四集
901	风和丁鹤善烧饼	第八十四集
921	金锁	第十四集
第一 chapter	战地奶妈	1
第二 chapter	背后暗箭	4
第三 chapter	我才是重量级人物	7
第四 chapter	好人真是当不得！	12
第五 chapter	临兵斗者，列阵于前	14
第六 chapter	上帝啊，快出来看疯子！	17
第七 chapter	还不如学我吮泥巴呢	20
第八 chapter	好人你真是太有才了	23
第九 chapter	俄军之菊！俄罗斯之菊！	26
第十 chapter	西伯利亚王？	29
第十一 chapter	你是不死之身了，够安全吧	32
第十二 chapter	罪可不小！	35
第十三 chapter	养老赋闲永不录用	39
第十四 chapter	大不敬按律当凌迟！	42
第十五 chapter	俄罗斯使节	45
第十六 chapter	政见分歧	48
第十七 chapter	呆在灵长类，这家伙不配	51
第十八 chapter	叶卡捷琳娜一世！	54
第十九 chapter	北冰洋冰棍	57
第二十 chapter	我老婆的豆腐是门票？	60
第二十一 chapter	老子是战胜国，想给你几年就几年！	63
第二十二 chapter	你有什么过错值得我弹劾？	66
第二十三 chapter	把你们皇后给嫁了	69
第二十四 chapter	叶卡捷琳娜的报复	72
第二十五 chapter	不封王就不如彼得	75
第二十六 chapter	喜拔你牙震撼京师	78
第二十七 chapter	铁帽子王你要不要？	81
第二十八 chapter	人格分裂，鉴定完毕	84
第二十九 chapter	没有一天能安生？	86
第三十 chapter	黑锅不黑康熙黑	89
第三十一 chapter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91
第三十二 chapter	黑锅里有香饽饽	94
第三十三 chapter	怕冷怕沙怕死	97
第三十四 chapter	兼三民训导使？！	100
第三十五 chapter	最有诚意的赔礼	103
第三十六 chapter	先生之忧	106
第三十七 chapter	我不知道你要转身！	109
第三十八 chapter	本章无名	112
第三十九 chapter	毛长齐了吗？	115

迷失在康熙末年

③

【南征北战】

第四十章 镇闽方略.....	118
第四十一章 南风天湿晒银票.....	121
第四十二章 急急如律令，遁！.....	124
第四十三章 给老子还礼来！.....	127
第四十四章 不爱别墅爱公园.....	130
第四十五章 宁可调戏阎王妻，也不可和驸马斗气！.....	133
第四十六章 恭亲王的绝杀报复.....	136
第四十七章 御赐熊胆比一比.....	139
第四十八章 将就着烧了吧！.....	142
第四十九章 糜烂.....	145
第五十章 舍我其谁！.....	148
第五十一章 专业造反贩子.....	151
第五十二章 史阁部家好儿郎.....	154
第五十三章 怒召回京.....	157
第五十四章 都在骗老大.....	160
第五十五章 反了.....	163
第五十六章 借机下蛋挖坑埋.....	166
第五十七章 明子出手.....	169
第五十八章 变脸.....	172
第五十九章 汉家衣冠汉家发.....	175
第六十章 无人可指望.....	178
第六十一章 机灵鬼也能成佛？！.....	181
第六十二章 稻田夏点兵.....	184
第六十三章 令尊真有名.....	187
第六十四章 还是官印比较硬一点.....	190
第六十五章 兄弟相争，狠过仇人.....	193
第六十六章 葬！葬！葬！.....	196
第六十七章 欢乐得像是哼哼的猪.....	199
第六十八章 伊藤久阮.....	202
第六十九章 老子咋不长后眼睛？.....	205
第七十章 讨逆军中没矮子！.....	209
第七十一章 洪洞县中无好官.....	212
第七十二章 军管使——管死不管埋！.....	215
第七十三章 没有标点真该死.....	218
第七十四章 廊亭品评似饥渴.....	221
第七十五章 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实在难耐.....	224
第七十六章 全部向瘸子看齐！.....	226
第七十七章 真当老子不敢？.....	229
第七十八章 死有余辜.....	232
第七十九章 挖得慢，死得快！.....	235
第八十章 我见犹怜，别逗猪笑.....	238
第八十一章 礼仪之邦，不为难你！.....	243
第八十二章 一夜间儿孙满堂！.....	248
第八十三章 京师骇闻.....	251
第八十四章 你到底撞见了什么？.....	254
第八十五章 哪根筋错了？.....	256
第八十六章 人心鬼蜮.....	259
第八十七章 吹毛求疵.....	262
第八十八章 小黑锅？你干嘛不背！.....	265

第一章 战地奶奶

再无危险的逼迫，回到宁夏城的路上无惊无险。大母是绝世高手，也是十分慈善的母亲，被大母左看右摸地检查伤势的凌啸，却对和她联袂作战的人深感兴趣。这位二号院中的黄百家，让凌啸有些大惑不解了，反清复明的黄百家怎么会为大清朝效命？

“不要问我为何而来，百家只知道，蒙古人也曾是汉人衣冠的祸害者。顾贞观说他可以作主，你们何园以后不捕杀我们的人，这就够了！”黄百家手指天和地，却让凌啸苦笑不已，看来这厮是直人一个，竟被顾贞观给哄骗来的。连鹿鼎公韦小宝都知道，捕杀天地会与否，真正能作主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康熙。

顾贞观的能量还并不仅于此。

“先生命我们带了很多铁球，人手五个，这一路上可把咱们给累的。”当贾纵悄悄地告诉凌啸一件事情的时候，凌啸忍不住大喜过望，是简易手雷，这自己暗中置办的家业，只有顾贞观知道要用到关键地方上。

到达乌达，大军扎营歇息。很感疲倦的凌啸正准备钻进毡毯歇息，无奈却听到外间一声蒙语的惊叹之声，接着竟是雅茹的惊叫之声。凌啸赶紧冲出帐来，却见胡涛胡骏已经带着亲卫们围住了一群蒙古人，正是那万里报信的土尔扈特人。

“斡矫如！斡矫如！”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群土尔扈特人竟是跪倒在雪地之上，对着雅茹大声地呼唤跪拜，眼中的泪水直流，口中啰嗦不停，还纷纷掏出身上的羊皮，顶到头上，一如祭祀神灵般的庄严。

这一下，把给大母作伴的雅茹吓了一个够呛，直往凌啸这边靠来，土尔扈特人却更加悲伤，嚎啕凄切之声，把达契台也给引了过来。土尔扈特部落是何许人，别人不知道，但是达契台是知道的，几番蒙语的交谈下来，他取过一张羊皮，呈给凌啸观看。凌啸一看之下，也不由得愣住了。羊皮之上，所画的是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倒也罢了，可是那个女的，容貌轮廓竟酷似雅茹。

“侯爷，这群土尔扈特人认出了雅茹小姐，就是他们祖神之母，这是萨满教仅次于祖神的第二神灵。”达契台也是有些觉得不可思议，声音很是飘忽，“我刚才解释了，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啊，还硬是要说雅茹小姐的那个美人痣就是铁证。”

之前凌啸只是听到了一些达契台的转述，现在他忽地觉得这个土尔扈特有些耳熟，后世的新疆好像有个这样的地名，“关于土尔扈特，达契台你知道多少？”

“呵呵，侯爷你问我们伊金霍梅的人可算是问对了！蒙古大小三百多部落，也只有我们伊金霍梅人能够知根知底，谁让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守陵圣族？”达契台神采飞扬，“土尔扈特是准格尔西蒙一族，却在七十年前往西远迁万里之遥，除了三十年前回伊金霍梅祭奠成吉思汗一次以外，再也没有回来过。”

猛然像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凌啸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部专题纪录片，他猛地转向那些土尔扈特人，高声说道，“Volga! Volga!”土尔扈特中间的一个老者十分惊

迷失在康熙末年

③
【南征北战】

奇，张嘴望着凌啸，拼命点头叫道，“Volga！”

天哪，这竟是，在七十年后的乾隆年间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英雄部族！他们居住在伏尔加下游的里海之滨。难怪知道罗刹鬼子会有的军事行动，方才不远万里回祖国报讯，为了避免横穿和他们有世仇的准格尔汗国，竟是选择了从西蒙古而来。

睡意全无的凌啸，在自己的帐中款待这让他敬佩的蒙古英雄们，为了体现对他们的宗教尊重，凌啸破天荒地让他们的什么之母雅茹在座。

“宝相庄严你知道吗？”

雅茹摇摇头。

“母性光辉你明白吗？”

雅茹细细一笑，狠狠一掐他：“人家还未出阁，你又不来娶，哪里会有什么母性光辉呐，死相！”土尔扈特人发现他们貌似很亲密，先是狐疑，复又惊疑，最后竟是一阵惊喜，抓出那些羊皮，反复观看良久，再瞅瞅凌啸，却都是摇头失望不语。

凌啸开始还自淫自乐，莫非他们以为我像他们的祖神？猛然间见到雅茹嗤嗤嬉笑，这才发觉大为不妥，见到土尔扈特人摇头，方才放下心来，险些被人以为是雅茹的儿子，那就吃亏不小了。

一番详细地通译交谈下来，凌啸却是吓得收了嬉笑之心。

原来这三万罗刹兵，并不是空穴来风。罗刹派出了三万骑兵，同时纠集了近八万的中亚各族骑兵，在准格尔西部边界虎视眈眈，土尔扈特人就是被他们强行拉来，帮助准格尔打仗的。

直到第二天宁夏城在望的时候，凌啸仍然是大惑不解。

对于俄罗斯帮准格尔汗国抵抗清朝，他能够理解其战略目的，无非是要保住这块缓冲之国，祸水东引罢了。可是曾经读过《彼得大帝》的凌啸，很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怎么可能会拿得出三万正规军来的？要知道，去年和土耳其干了一仗的彼得，现在应该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考察殖民地模式，即将还要赶回莫斯科去对付姐姐索菲亚的复辟政变呢！

劫后余生的湖北兵，只剩下四千六百八十人，而且都不同程度地受了轻伤，加上孤峰受冻，将军舒恕十分热心地为他们在宁夏城中腾出了军营。

这一个决定，没有人敢质疑，就算被令腾营的硕岱是皇太极四公主的儿子，他也不敢当面说什么。先不说凌啸的背景，也不说那些带着冲天杀气的湖北兵，仅仅是舒恕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哑火了，“谁有本事以一万三千人灭了准格尔三万劲旅，再焚其辎重炮火，那谁就可以不腾地方！”

硕岱知道自己没这本事，当然是乖乖地挪营盘。

舒恕却还是感觉到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地前往援救他们，害得他们大多还有冻伤，自然是奉送足量的伤药，同时大笔一挥，按需供应给湖北兵所需的一切粮草军械被服帐篷，总之，无微不至得像是一个奶妈。

奶妈不会无缘无故挤奶水的，他也是有自己的打算。

别人不知道罗刹兵的厉害，他舒恕当日亲自参加过雅克萨之战，焉会不知道？凌啸的湖北兵是解甲还朝，还是继续西征，那不是他舒恕可以说了算的，但是，如果朝廷一定要宁夏派军队西去增援，凌啸定是可为自己的中坚之军。老兵老将难得，战火中锤炼出来，心理上占优势的老兵老将更为难得，领兵多年的舒恕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湖北兵越是悠闲得不想上战场，自己就越要优待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宁夏军中的一员，到时候上阵交锋，硬点的骨头当然也是要交给他们的。

可是，奶妈立刻有些叫苦不迭了。奶水的滋味被人尝到之后，正人君子自然是相安无事了，可无赖之人就难免要狠狠地挤奶。

凌啸深知，康熙现在不能死，否则太子登基，自己性命难保。他也不是什么好鸟，睡在天大的功劳之上，在即将西征之际，要是不捞好处，也实在太对不起他的经理经历了。

三天，湖北兵仅仅只是悠悠闲闲地歇息了三天，金虎就受命来到舒恕的将军衙门。

“这一次战役，将士用命向前，福建军更是全军覆没，还望将军按照这个名单为其请功。”

这都是题中应有之意的话，舒恕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狼居胥山西面的湖泊里面，有藏好的一百二十门小炮，请将军派人帮我们捞回来。”

跑腿的事情？嗯，算了，答应吧。

“这种式样的铁桶炮弹，还请将军下令，要宁夏的军械司日夜赶制，我们也不要太多，一万枚吧。”

一万枚？舒恕差点要哭出来，至少是十万斤的铁料，就算这宁夏是军事重镇，也肉痛啊！

“我军原来是一万三千人的满额编制，现在有编缺兵，还请将军匀调九千骑兵过来。”

舒恕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汉人副将，有没有搞错，听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是男人，不要把我当成是奶奶！

“这个？金大人，你也是带兵之人，也知道这战场之上，哪个不是拼着命地抓住兵员死不放手啊！这个可是十分的难办。”舒恕按捺住心中的微微不爽，和颜悦色地解说。

他对金虎这个低两级的副将之所以如此客气，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打狗看主人嘛！狼居胥一战，不能说奠定了凌啸熙朝名帅的地位，但却是扎实的名将了。要是以前得罪凌啸，那只是说会涉及到扫皇帝的面子，而现在和今后得罪凌啸，就可能会面临朝廷决定谁命运的境地！因为，这一战之后，忠毅侯三个字，不再仅仅是个弄臣的符号，而是和施琅的靖海侯一样的军功招牌。

“末将也知道是为难了舒军门，”金虎微微一笑，主动去端茶辞别：“其实我们侯爷也说了要下午前来辞行的，是啊，荆楚儿郎这一次，实在是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了，总该留些种子的。”

舒恕大吃一惊：“休整？”

“哦，您看我这个榆木脑袋，在贺兰山给冻得，差点忘了，侯爷交给我一份战报，请军门代转御前呢。”

舒恕用屁股都能想到，只要凌啸稍微讲一下自己的损失泰半，康熙肯定会同意他们退后休整的，当即不去接那折子，只是对堂外吼道：“刁参军，三天后召集全军校场操演，本军门要阅兵！”

“这？”

“呵呵，折子就免了，你们自己派员在校场选兵吧！”

任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校场之上，在众将领肉痛无比地被要走九千彪悍骑兵之后，凌啸马上就一挥军旗：“向天山脚下，进发！”

舒恕险些一屁股坐到地上，他现在才明白过来，最不想休整的人其实是凌啸。这位将军怒气冲冲地想要喝止凌啸的时候，这才想起来，这厮竟然和自己毫无统属，自己送物送人，亏得大了！

身是书生心是兵，爱武如狂日日行。基坚矢志报国，天道不弃庶民安。皮裘朝贺，
金印封侯，他一朝下嫁大将妻。少戎器不重要，精文而重排疆界，土木风流始大天方。
乱世争王，心机利害全受狼狈。失三军，意忘群英。忠烈激昂只处刃刃此仇，一天王。
御其大威安天下，功列军营，效鞠躬全疆夏。举家辞，痛向命恩士族，姑船父之名。

第二章 背后暗箭

回野行郊草木深，乱石穿空雨打轻。落日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西山青翠。

征尘未净，重披战袍，校场之上的湖北兵依旧是不甚整齐，但勃发的是无形的杀气。

若是只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宦海沉浮，就要四千子弟再次杀上战场，那凌啸会很不安心。不过，当每每看到那清朝目前的疆域制图上，新疆只有哈密为我所有的时候，他就丝毫没有半点的不好意思了。十分之九的新疆没有到手，是个中华儿女，死于国是总比老死榻上强吧！

一百福建年轻子弟，是李照竹他们的英魂所萦，绝对不可以再有损失。凌啸把他们和不能再上战场的伤兵，全部亲自托付给了被自己强行勒令回湖北的豪成贾纵，而那些新选拔进来的骑兵，凌啸则毫不犹豫给打散了原有建制，混编到自己的军中。

傲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胜红日光……

声震校场的军歌响起，又复渐渐远去，消散的是音量，不灭的是豪情。

湖北军方才扬尘而去，舒恕就接到了康熙从哈密快马发来的调军命令：

“西蒙诸王公快马相传，逆酋葛尔丹正星夜往伊犁疾驰，朕之先锋所向披靡，兵力大为不足，若忠毅侯未及寻到，以四万兵即各旗主全漠搜寻，调剩余六万经哈密入吐鲁番接防即可。若忠毅侯天幸生还，伤则万里延调御医救治，健则拜为建州将军，率八万宁夏精骑绕袭阿勒泰。”

舒恕大吃一惊，捏着手中圣谕又急又妒。

急的是凌啸刚刚把马屁股跑得没有影子了，还要快马去追。妒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自己和上百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这鸟不拉屎的西北苦寒贫瘠之地，坚守周旋达二十余载，竟不及凌啸前线短短一个月的鏖战之功，通天之宠。没找到凌啸，竟然不顾战事需要，拿出四万人和近蒙的上百万军民去找他？找到了如果是伤的，还要从万里之遥的皇宫派御医给他疗伤？要是没伤的话，竟是把自己的手下十分之八交给凌啸去搞万里大绕袭。

刁参军看着宁夏将军的面色越来越差，忍不住把从他手中滑落下来的谕旨捡来看了，不觉笑道：“军门，何须多虑，所谓盛极而衰，平常事尔！军门你已经官居一品，爵赐一等侯，正是急流勇退之时，奈何和新进幸徒相争？忠毅侯锋芒毕露，等闲阿哥也无法与其争奇斗艳，试问开国以来，孰能获得建州将军之称号？龙兴之地，岂可随意封号予人？忠毅侯此番去，打得大败，于他而言是好事，打得温吞水而无建树，是幸运，嘿嘿，若是打得大胜，可就是自陷天家无可赏的境地。天子心胸阔，则是君臣风云际会的佳话一场，天子忧觉防，则异日河东河西，还是模棱两可间。”

舒恕哑然失笑，心情顿时大爽，通透彻悟之下却是即刻让人快马去追寻新任建州将军，刁参军也赶紧去办理相关大军起征传命职事。谁也没有料到，僚属二人这一番感叹对言，却被一个兵部驻宁司官所闻。

二十七八的凌志从廊檐下转出身来，冷笑不已，旋即快步回到自己的住处，取出一块凌普的灵牌，“家兄，原来仇是可以这样报的！只需一纸，就可以在皇上和仇人之间横下一根刺，一根永远也难以消除的芒刺，哈哈，仇恨这东西，其实慢慢地报，才过瘾的，反

“正你在黄泉之下，也不在乎时间，是不是？”他深深地望着牌位，惋惜道，“恭亲王无能，没能逼出欣馨的笔供，白白废了我的宗人府之策！”凌志猛地起身走往书案，铺开明黄奏章纸，提笔就写，竟是一气呵成，“哼，这一次，就算我跳到台前，也在所不惜。”他看也不再看那奏章一眼，吹吹上面的墨迹，径直往将军衙门签押处一扔了事。

皇帝在外，白皮奏折例寄北京，明黄奏折例发圣驾所在，于是，一封寄托着凌家老么报仇希望的奏折，随着六百里的军驿，向几千里外的哈密行去，这一走，竟是走了八天。

康熙却早已经不在哈密。

当康熙率十万京畿主力到达哈密，和原有十万驻军会合的时候，葛尔丹主力才刚刚摆脱凌啸的纠缠，此刻还在北面一千多里的阿尔泰山脉往老家急赶呢。

不出皇帝的预料，清兵二十万大军陈兵国境，汗国边缘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就算是那些回回部落也前来递交降表请附。飞扬古和一众将领们，就分兵占领各地还是全军往伊犁地区直逼猛进发生了争执，僵持不下之后，争得面红耳赤，不得不来请康熙圣裁。康熙微微一笑，只是短短一席话，就为他们厘清了方向：“王道为抚，霸道为剿，双管齐下。当务之急却是杀人，把人杀了，再投胎成人，起码也要十八年，这十八年就是王道教化的时间！”

遂兵分两路，高歌猛进！

抚远大将军飞扬古与都统伊勒慎领八万兵为北路军，北上占领札萨克图汗部草原，紧紧扼住葛尔丹向西借路都尔伯特汗部南下伊犁的咽喉之地。康熙携胤祥胤禵两兄弟与护军统领瓦尔达领十万兵为南路军，以收服和硕特区域为初级目标，向西南直抵准格尔之核心区域伊犁。

南路军一路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地，无论城集牧场，敌人要么逃之夭夭，要么俯首投诚，鲜有敢以刀兵相抗拒者。康熙大笔大笔的不断给予名号确认，分封牧场，仗没有打一场，却被这些怀柔抚慰的事情给累了个够呛。所幸的是，投降的这些部落踊跃献输粮草，也没有让康熙白忙一场。

等到康熙把整个和硕特（吐鲁番、昌吉）尽数收入囊中的时候，北路军却是叫苦连连。他们不是遇到了什么强劲的对手，却是遇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冷遇。

对于札萨克图汗部来讲，他们虽是位于葛尔丹的治下，可地处三国的交界处，罗刹、清朝、准格尔的势力在这里犬牙交错，确实是有苦难言。顺了清朝吧，葛大汗和罗刹不干，天天来打你，清朝时常是鞭长莫及不能帮忙。顺了葛尔丹吧，西蒙各部又总是来威胁，康熙皇帝马上要打过来了。几易其手的日子也的确给了他们血的教训，每次改换门庭之后的秋后算账让他们提心吊胆，再也不敢相信谁方才是真正的大漠霸主，任你康熙也好，葛尔丹也罢，能虚与委蛇的，自然是决不挺腰子，也不出死力帮你堵截葛大汗。

茫茫草原，八万兵能顶屁用？飞扬古正是因为得不到他们的帮助，才夜不能寐的。

请康熙去攻打伊犁，多少有些拍马屁的意思，阻截葛尔丹的硬骨头，当然是飞扬古这做奴才的来担当了。每日里望着自己的几万人马散布出去打探侦察，他是越来越没有底，要是自己一不小心把葛尔丹放过去了，那到时候可就热闹了，康熙皇帝要是被这后方来的葛尔丹把屁股捅了，那就真是一世英名付流水。直到康熙回复谕告，已经调了宁夏兵增援，要么是幸运生还的凌啸北边会合，要么是舒恕南面领兵后卫，飞扬古方才安心睡了一个好觉。

而此时此刻，大清皇帝却是怎么也不能睡着的了。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受命进攻伊犁的两路先锋共计三万人，受到哥萨克骑兵为首的各部族约八万余骑兵的攻击，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大败而逃，两皇子都身受重伤，

迷失在康熙末年

③

南征北战

在尼勒克城固守待援。康熙在灯火下中看到胤祥和胤禛两个少年先锋的求援战报，气得直摔东西。本以为准格尔牙帐空虚，用三万兵前去，也算是传檄而定，却不知大受挫折。

这是自三藩乱起之后，清兵第一次遭遇铩羽大败，这丧师辱国的消息传来，让康熙深深忌恨。一直以来，对内外对的连番胜利，让康熙已经变得十分的自大，对于朝臣们屡次上表要他自封武德，他虽决不同意，可也常常以此为傲而沾沾自喜，现在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又如何能够善罢甘休？

“瓦尔达，八万骑兵阵中，小子们如何可以生还？”

“回皇上，我大清火器精良威猛，两位爷有鸟枪一千，故能生还待援。”

康熙傲然道，“朕军中尚有火器营鸟枪八千、神机营大炮两百，既如此，给那些只会拿马刀的蛮子上一课去！”

七万京畿精兵迅速集合，号角声声里旌旗招展，万马奔腾地杀向尼勒克城，在半沙半牧的草场上，留下的是腾天而起的铁蹄沙尘。硕岱，状若疯狂，简直要把马鞭子都给抽断。他接到了凌啸自宁夏发来的警报，西域各族的八万骑兵，和罗刹的三万火枪军队，正在伊犁的博尔塔拉集结，这如何不让硕岱急得直跳脚？除了赶紧调集一万留守军前往两千里外的圣驾处报讯以外，他还能做的就是，边打马屁股边心灵传呼，“皇上啊皇上，千万不要冒进啊！”

问题是，硕岱并没有心灵传呼的本事，康熙也没有接收传呼的异能。

当康熙冷笑着在尼勒克城外围扎下营帐的时候，一个黄发高鼻的罗刹人前来下达退兵通牒。

硕岱，被吓呆了，他不知道，这个黄发高鼻的罗刹人是大举大旗，背诵过很多的经文，知道这个民族的信条是：多的都是你的，少的都是我的。他的毒犯，你这个汗青色的汗事的恩将累世不绝，你一个白眼狼也敢来！

硕岱，被吓呆了，他惊呼中真入了罗刹（吉昌）的圈套！

硕岱，被吓呆了，他惊呼中真入了罗刹（吉昌）的圈套！

硕岱，被吓呆了，他惊呼中真入了罗刹（吉昌）的圈套！

硕岱，被吓呆了，他惊呼中真入了罗刹（吉昌）的圈套！

硕岱，被吓呆了，他惊呼中真入了罗刹（吉昌）的圈套！

第三章 我才是重量级人物

“尊敬的清帝国皇帝陛下，我是俄罗斯帝国鄂木克斯总督尼古拉斯殿下的全权代表罗波夫，代表俄罗斯帝国的利益，代表哈萨克斯坦周边十五族的利益，强烈要求贵国停止对准格尔汗国的侵略行动，在十天之内迅速退回哈密，然后三国共同举行和平谈判。”

康熙何等级别的人物？他只是让理藩院的随军通译接待了罗波夫。等到理藩院通译颤抖着把罗波夫的通牒转诉给康熙之后，他知道，自己的确颤抖的有道理。尽管通译已经尽量翻译得婉转一点，可是康熙仍是勃然大怒地拍案而起。

“岂有此理！吃咸豌豆管淡闲事，大清清理自己门户，于他俄罗斯何干？”

二十年来，没有一个罗刹使节敢如此无视大清朝，用这么无礼和强硬的措辞和康熙说话，即使是雅克萨交战之后，索菲亚和彼得沙皇给康熙的问候都是彬彬有礼的。而尼古拉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总督，介入另外两国的战争，本身就非常无礼。

“是他们鄂木克斯总督的通牒，还是罗刹沙皇的正式国书，问清楚了没有？”怒归怒，可康熙还是十分的慎重，两个幅员广阔的庞大帝国要是较真打仗，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通译看看一旁的理藩院尚书伊桑阿，跪在地上小心答话：“奴才问了，那罗刹说这是他们帝国的决定，可他又拿不出罗刹沙皇的正式文书，这事情颇为诡异，奴才也觉得莫斯科的反应不可能这么快。而且他们声称，现在集结了三万火枪队，还有各族的什么志愿兵，就在博尔塔拉协防准格尔，要知道忠毅侯在狼居胥打败葛尔丹不过半月时间，这罗刹的调兵聚集也太快了吧！”

康熙点点头，沉吟半晌，毅然道：“伊桑阿，你代表大清前去罗刹军营，拿出葛尔丹请求咱们朝廷册封准格尔汗的文件，严正申明两个立场。第一，告诉他们，文件证明，准格尔是咱们大清的一个属地汗国，本次兴兵是我国内部平叛，任何国家无权干涉；第二，博尔塔拉是我大清的领土，限他们在三天之内，即刻退回到国境以外，否则，引起一切有碍两国邦交的事件，责任全在罗刹！”他再想想之后，马上又补充道：“再派你的员外郎立刻向莫斯科持节进发，向彼得沙皇摆明态度，提出强烈抗议。”

出师有名，历来是中国的治国传统，康熙这些话有理有据有节。可是，就连伊桑阿也看出来了，若不是面子关系，皇上也实在不想和罗刹大兴刀兵，否则，只怕是和雅克萨一样，先打了之后再说。

伊桑阿连夜去了八十里外的博尔塔拉，可当夜的尼勒克城却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大战。两万准格尔人，三万哥萨克人，两万哈萨克人，两万吉尔吉斯人，一万土尔扈特人组成的联合骑兵，却是根本不管两国怎么交涉，奉了所谓的准格尔汗国牙帐之命，疯狂地向康熙眼皮子底下的尼勒克城围攻，完全是一副你谈你的，我打我的局面，分明是要挑起大战。

别说是尼勒克城内有自己两个重伤的儿子和一万多残兵，本来就要彰显大清国威的康熙，还巴不得这种事情发生。

康熙一声令下，前锋营、火器营、骁骑营列兵阵前，神机营、善捕营卫护中军，护军

迷失在康熙末年

③

一南征北战

营、虎枪营、锐健营防护侧后，火器充足的七万大清皇卫骑兵，犹如是巨大的战车，直向那些联合骑兵碾去。

和只有马刀弓箭的部落骑兵作战，火器的优势显现出来。火器营的鸟枪齐鸣，打下几百骑兵，加上神威大将军的几轮轰天炮轰，大漠骄子的准格尔克骑兵就消失无踪，能征善战的哥萨克骑兵调马逃逸，康熙的大军无比顺利地进到了尼勒克城下。

随驾的文臣们自然是狠狠地把康熙奉承了一番，什么文治武功，什么尧舜禹汤，都是蜜糖一样甜蜜的言辞。可康熙毕竟是康熙，就算从来没有亲自厮杀，可是无数的惊涛骇浪下来，战略眼光还是十分毒辣的，怎么会在这些阿谀中沉沦下去？他只是淡淡地对身边的神机、火器两营统领表彰了一番，弄得神机营统领满脑子的莫名其妙，“咱们还只是打的实心弹，昂贵的空心弹一个没上，敌人咋就跑了呢？”

这些敌兵分明是要放他们来到城下，康熙自然看出了很大的问题，只不过虽是警觉倍生，可他也实在是不能想出害怕退缩的理由。康熙一边等候胤祥两兄弟的消息，一边细细思量了一下。

这些部落骑兵吗？他们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骁骑营重骑兵专门训练出来的素质，强他们这些业余的不是一星半点，更何况自己还有几千鸟枪和两百多大炮。

罗刹的三万兵吗？康熙微微有些踌躇，毕竟十五年过去了，当年雅克萨之战的情况和现在大不相同，他需要好好思量一下。

当年彭春的一万五千兵丁只有弓箭刀枪，被几百个罗刹火枪兵打得极为惨烈，可现在不同了，朕也有火枪，甚至大炮都弄来了，你号称三万人，也不可能全是火枪兵吧，况且几百步的射程距离，我骁骑营须臾可至。何况火枪兵要密集集结起来，才有真正的近距离大杀伤力，可那样就会成为我大将军炮的活靶子。

想到这里，康熙怡然不惧，罗刹在东面地广人稀，真正打起大仗来，大清就算用人堆，也可以把他们压死。这次自己有备而来，虽是临时变换了战略目标，可是半年多的准备，自己的火器弹药极为充沛。罗刹说的三万人，几乎是罗刹东部所有兵力中的三分之二，可能吗？就算罗刹硬要插手，也顶不住大清的举国精华吧！

“皇阿玛，儿臣无能，儿臣不肖……”被担架抬进来的两个皇子十分汗颜，哽咽着认罪，却被康熙阻止了，“能在八万敌军的偷袭之中逃出一半，你们也没有什么无能的。儿子被人打了，老子去讨公道，自古以来，这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是国事所必行！”

康熙看了看儿子们的伤势，见没有什么要害大碍，笑道：“知道朕为什么恨葛尔丹吗？”两个皇子还小，但是聪明，都是摇头做茫然状追问，来配合引出康熙的话头。

“知道尼布楚条约吧！朕打赢了罗刹，却给他们割让了西伯利亚，四个台湾大的地盘，朕拱手让与他们，外人以为是朕软弱，是割土皇帝，其实朕是有不可言的苦衷！”

康熙仰天长叹，郁闷的神色让两个儿子十分好奇，康熙却忽地咆哮起来：“这一切，都是拜葛尔丹所赐，他在西北搞这个国中之国，和罗刹勾结朋比，狼狈为奸，可惜当时国家刚刚经历一系列大战，实在没有能力来征伐他，最后导致失去了对外西蒙的控制之力，在谈判中极为被动，不得不放弃那片国土。此诚朕今生憾事！”

听到父皇吐露心声，胤祥两人不顾伤体疼痛，挣扎着要说话，康熙却已经面色和缓下来，笑道：“所以这一次，罗刹的二杆子总督不参战则已，一参战，咱们就要打得他们屁滚尿流，为来日的再次谈判找筹码，力争一雪前耻！”

他这厢方才表白完雄心壮志，突然间听到一声猛烈的爆炸之声，闹哄哄地在城中响起号角之声，和随之而来的呼喊奔跑声。

瓦尔达全副戎装跑进来，嘶哑着声音叫道：“皇上，我军遭遇炮袭，是，是空心弹！

炮的是罗刹军，二杆子其实早就来了，敢骗朕！”

炮弹是在西面八里之外的一个小山包上打的，却并不是空心弹，而是标标准准的铁块子实心弹，只不过是不偏不倚砸在了火器营的一个火药箱上罢了。要是罗刹炮兵听到瓦尔达的判断，定然是嘴角讥诮，开玩笑，要是能把开花弹打出八里远，我们俄罗斯早就征服欧洲了！

这里离城不远，有哥萨克骑兵的保护，清军前来侦察的斥候，都被留下了。就在微微的血腥味还没有散完的这个地方，尼古拉斯将军站在炮车旁微笑，身着黑色军装，沿绶带下是一排闪闪发亮的勋章，被他握着烟斗的手臂不时碰一下，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之声。这一炮，就是随他抓着烟斗的手挥下而发射的，他知道，这一炮的意义何在。这一炮打出，就是自己终结国内东进和西学两种国策争论的开始。

可怜的索菲亚女王，竟然被彼得陛下幽禁在修道院八年之久，正是这八年，陛下完全忘记了土地的重要，还听了高加索总督的谗言，和土耳其打了三年，国库空虚不说，还折损将士无数。

幸好彼得陛下出国考察了，索菲亚方能够政变成功，让自己来这里证明给国民看，东面的广袤无垠的土地，正应该是我们开疆拓土的方向，就像当年女王亲自处理的尼布楚条约一样，仅仅是个不支持葛尔丹的虚假承诺，我们就获得了额尔古纳河畔大片土地。这个两国交战的大好时机，正好被我这睿智的人再次抓住了，我要证明给全俄罗斯看看，凭着驱狗咬主人的策略，我俄罗斯帝国定会成功地再次攫取大片疆土的！

准格尔大宰桑精通俄语，靠上来谄媚地笑道：“总督大人，清兵都开始动了，咱们十万骑兵需要出击吗？”

尼古拉斯点点头：“四周的三个山包上，都有咱们的炮车，等清兵进入射程，我们会支援你们开花弹的！还有，万一暂时撤退，要尽量把他们往北引去，上吧，坚持独立的卫国勇士们。”

铜号声起，嘹亮无比，在清冷的夜空里面传得老远，和远处呜鸣沉闷的号角之声一样的急促，二十几万人的大战开始了。

瓦尔达当仁不让地接过战场的指挥权，康熙只是给了他一个建议，小心罗刹火枪兵。他是经验丰富的戍边将军，倒也不甚慌张，自己有尼勒克城作为依托，守候要比进攻强得多，起码可以得到城墙之上那些大将军炮的支援吧！

八万人马都挤在小城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和沿城外密布三里的大队骑兵不同，川流不息的清军骑兵小队冒着危险拼死向前猛突，他们要把火把尽量往远处扔出，为的就是给炮兵们设置显眼的火光标志。

来了！震天的马蹄声开始响起，越来越近，把所有清兵士兵的心都给震动了。哥萨克骑兵一枝独秀，在清兵眼中，他们是奇装异服，奇形怪状，可就是这些人，曾经让欧亚大陆多少军队为之胆寒。悍不畏死，便是他们的精神全部，一往无前，便是他们的战术精髓。

瓦尔达看到挥舞着马刀的哥萨克人，心中却忽地想起不久前他们逃走的姿势，差不多嘛！轻敌归轻敌，可这个都统大人也知道，对于速度这么快的骑兵，一定要顶住他们的第一波。他当即口中传令，骁骑营全营截击。

骁骑营是重甲骑兵，其历史可以上溯到攻打宁远的黑甲精骑，身着精铁片甲的人和战马，速度上虽然比不上哥萨克轻军狂飙，但是黑乎乎的一片涌来，带来的是地狱般的恐怖。两军的弓箭队，在一声令下之时，猛然间向对方对天散射，幸运的盾牌一挡继续冲锋，不幸的却中箭翻下马去，被随后万马踩成大地的肥料。

两军很快相接，溅起一片满天黑雾，这是夜色下看不清楚，要是在白天，那雾可就是

迷失在康熙末年

③

【南征北战】

鲜红鲜红的。骁骑营胜在甲厚抗击，哥萨克强于动作轻盈，马刀当当的金属撞击相交声起的时候，咚咚咚咚的炮声响起，尼勒克城上的大将军炮向哥萨克骑兵身后猛烈发言，宣示自己的存在。

神机营拿出的是看家宝贝开花弹，这曾经炸死太祖的玩意，本来不是军中的常备制式弹药，不过是临时被康熙点名生产对付葛尔丹的。可这开花弹一登场，就把康熙给镇住了，一炮下去，随着那远处的一阵火光，“千里望”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之倒下或飞腾的七八个骑兵。康熙一面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曾祖父，也是这样凄惨地被炸下马来，一面忍不住为现在炸得敌人鬼哭狼嚎而兴奋。这种矛盾的心态，让他几番扼腕叹惜，几番兴奋得把叫好声咽下肚皮，直到又是一炮响起的时候，他才把矛盾统一起来，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哀痛和恐惧。

这一炮，不是神机营打的，神机营不是瞎子，怎么可能把炮弹打到离城墙不到一里的地方，那里可是咱们自家骑兵的地方。

这一炮，倒下和飞腾的可不只是七八个士兵，而是十几护军。康熙下意识地感觉到危险的来临，敌人的炮可以打到这里，说不定就可能打到城里来，可是接连的几炮还是在打骑兵，康熙按住城墙，强行绷住老想颤栗的双腿，从“千里望”中向远方眺望，可是竟然什么都看不清楚。这时候，对方的炮却停止发射了，一众将领心中狐疑，刚才的开花弹是真的吗？

战场的形势却对清兵极为有利，骁骑营截住了哥萨克骑兵，在第一轮的两军撞击之中，就夺得先机，动能的强大和保护的厚实，让他们占尽了便宜。随后而来的各族骑兵，除了准格尔以外，看到三万骁骑营竟是强横至此，士气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挫伤。哈萨克、吉尔吉斯人很多都曾在清朝的名义治下，彼此只有怀柔恩义，并无民族压迫，而土尔扈特人更是厌恶至极的避祸西迁之族，何来战心。

瓦尔达嘿嘿一笑，拔剑高声吼道：“全军出击！”他身边的将领、亲兵齐声重复军令，传令之兵更是快马绕城四散开去，顿时，清兵蜂拥而出，杀声震天之际，竟是成两翼向敌军杀去。瓦尔达看看战场的形势，哈哈大笑：“大漠博弈，大胜可望矣！”

也难怪他高兴，虽是刚才被那几个空心弹吓出了一身冷汗，可是敌人随即就停了，眼前的骑兵交锋只要胜了，那还不是势如破竹？老毛子所谓的三万火枪队，先不说最多能打两三发的火枪厉害不厉害，光这数字就可能有假！至于他们的炮虽然厉害，可是光有炮没有骑兵保护也没有用，只会被自己的骑兵给端掉，说不定炮弹还不多呢！

战场上的形势开始呈现一面倒，就连哥萨克骑兵都掉头撤退，其他人又怎么会硬顶土气如虹的清军呢。幸好，身先士卒的准格尔大宰桑还记得尼古拉斯要他北去的话，联合骑兵纷纷向北面逃去。

瓦尔达说对了，尼古拉斯的空心炮弹的确是不多的，就连炮也是只有五十门，彼得陛下和土耳其的大战刚停不久，军火消耗甚大的沙皇，怎么会给自己这不受重视的东部总督装备大量昂贵炮弹呢？

骁骑营追了三里路，就赶不上了，轻装的其他营上去了。前锋营和护军营追得最是欢畅，人没有砍死多少，关键是那股追敌的感觉，像赶鸭子一般的舒服，直到敌军骑兵向两翼迅速分散，直到前面猛地出现了一堵黄墙，直到这堵黄墙在三百步外喷射来大批的铅子，他们才如梦初醒，罗刹鬼子的火枪兵！

四排纵深的罗刹火枪兵，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力墙，大出清兵预料的是，罗刹鬼子的火枪上弹的速度奇快，仅仅是四排士兵的轮装轮射，就能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火力网。大批的清军骑兵，倒在这满天的铅子雨中，更为要命的是，若是单单只有火枪兵倒也罢了，骑兵迂回到其身后，就可以OVER他们，可是他们还有骑兵，那是两翼散开的各族骑兵，反

过来向清兵两翼包抄夹击，这就让清军大吃一亏。

人是不能够和火力相抗的，清军迅速败退回去。可谁料到，这时候回城的路竟是鬼门关一样的难走，要命的火炮声响，落下的无数炮弹，打得清军大受损失。

等到康熙等人在城墙上看到，罗刹的炮火延伸得十分迅速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罗刹不仅仅有着开花弹，而且还有着比清军更加灵活的炮车架。

康熙不知道用“科技”这个词汇来形容实力的差距，他只会用“奇淫技巧”四个字来表述，尤其是当溃兵告诉他，罗刹有种火枪，四人轮装轮射就可不间断的时候，康熙真的是欲哭无泪。这种枪支他见过，当年彭春在雅克萨缴获了两百支这样的燧发膛线枪，当时只为自己一句“奇淫技巧”，至今还在大内武库躺着呢。

可就是奇淫技巧，让清兵在先胜后败的情况下，再次折了一万八千多名官兵。

大败，就意味着势颓，势颓就意味着势利眼们的离心。康熙忽地发现围困尼勒克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定然就有很多刚刚投诚自己的家伙们，他顿时忍不住一阵心灰意冷。

“将军阁下！”准格尔大宰桑看到尼古拉斯围困了半个月还不动手，甚至还任由康熙派出求援的人离开，忍不住急得跳脚，“大好形势，何不一鼓作气，进攻城去，把康熙给抓住？！”

尼古拉斯咬着烟斗摇头鄙视：“我奉劝大宰桑阁下多读读中国的历史，其中有很多的故事是发人深省的。”他站起身来，掀起帐帘看看远处夜色的清军阵地，“如果那里面围困的是一般将领，当然要攻破和抓到，可是里面是皇帝，那就不同了。”

“史书我也读啊！怎么……”

“你读的是死书，不是史书，要反过来读。”尼古拉斯很没礼貌地吐出一口浓烟在他脸上，“你们的祖先在一百多年前，在土木堡抓住了明朝皇帝，而现在清朝的祖先也曾经抓到过宋朝的皇帝，结果，胜利者都获益了，可是，先生，利益不大！因为他们马上另外再立了皇帝。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围着他，等他弹尽粮绝，然后来求我谈和，到时候，利益可就大了，因为他还是皇帝的身份。”

“不会吧？康熙性格很坚毅的，怎么会认输？！”

“哈哈，他不认输，难道他的朝廷之中都是硬骨头不成？你看，这几天老是前来骚扰的那支清兵，据说那个年轻将领是清朝最厉害的，可也不能动我分毫。哈哈，总有软骨头的，尤其是听说他的儿子们不合，不是太子的儿子，定然会来求我的，求和的使团说不定已经在路上了！哈哈。”

忽闻一声暴喝传来。

“尼斯！你好大的胆子！”

这是一句俄语，听得懂的大宰桑一愣，谁敢这么不尊重将军阁下？

一个二十七八岁卷发、上翘胡须的俄罗斯贵族，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拥进帐篷，逼人的气势，雍容的气质，让大宰桑一愣。

“陛，陛下？！你不是在荷兰吗？”尼古拉斯一跳而起，忽地明白过来，“你在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下可真是变起仓促。

但是世事往往是变起连环，都来凑热闹的。

“嘣！嘣！嘣！”

几声猛烈的爆炸声响起，声音近得让他们耳膜都给震得要破了。